图书情报工作
第64卷 第12期 2020年6月

情报学视角的情境概念及情境观认识*

■ 范炜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管理技术系　成都 610064

摘　要：[目的/意义]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实践无法脱离情境开展。情境是情报学的基本概念，情境不应仅作为背景、环境、限定来对待，需要进行专门研究。[方法/过程]辨析情境概念的相关表述，结合已有情境相关研究，在情境概念下理顺相关表述，提出情境概念的组合谱系。将情境作为现实场景的抽象，通过场景与情境的映射，识别情境要素，提出面向问题域的情境分析4个维度。[结果/结论]情境具有跨学科交叉研究与本土话语特色。情境概念的理解与解读呈现多样性，应进行整体化、集成化认识。在万物互联的新场景时代，场景放大了情境的研究格局与应用范围。强化情报学以人为核心的情境理论研究，塑造情境观有助于系统化剖析情报工作的运行机理，引导情报工作参与各类新场景。

关键词：情境　情报　场景　连接
分类号：G250.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12.001

1 引言

情报学是一个外向型、助攻类、辅助系的学科专业。情报学以信息资源管理为基础，视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情报分析与情报研究，在特定情境中为特定用户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做出决策、制定行动方案等提供情报支撑。

情报工作的目的是在特定情境中实现人与情报的连接（即匹配）。连接需要情境，脱离了情境的情报是无意义的或失效的。因何、何时、何地、如何连接人与情报，需要在情境中进行阐释。G. Bateson在其开创的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理论中指出[1]，“情境是...连接的模式...所有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情境...没有情境就没有意义...情境修正了意义”。从意义的角度讲，情报在情境中生成，情境是情报成立的必要条件，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实践无法脱离情境开展。

在中文语境中审视情报一词，情报的构词也蕴含情境之意。虽然目前尚未找到中国古汉语出现“情报”一词的文献依据，但情报的含义自古有之。在中国古代，“情”与“报”两个字是分开的，各自拥有单独的含义。“情”表示“情形、情况”，“报”表示“报道、报告”。例如，成语“知情不报”所传达的意思通俗易懂。从字面含义的理解上，情报的组合构词是巧妙的，“情”与“报”组合在一起赋予了情报动词与名词的双重属性。一直以来，情报的名词属性处于主流地位，若将其拆解看，情报也兼具动词属性。

从情报的“情”字含义出发，情境可视作情形、情况的引申与拓展。因此，情境可以理解为蕴含在情报之中。鉴于情境与情报的内在相通性，情报学将情报作为元概念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应重视情报得以成立的情境概念。

虽然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情境的重要性，但对情境的概念化认识依然差异性很大。情境概念至今没有明确化、一致的界定。意义建构理论提出者B. Dervin长期从事信息行为研究，她认为情境是难以驾驭的野兽，可将其作为方种法论工具来看待[2]。情报学家N. Belkin指出，情境是信息检索中不可言喻的、难以说清楚的与用户相关的概念之一[3]。国内情报学者王知津等认为，认知观和情境观二者统一是情报学反馈理论及模型的基石。他们在情报学认知研究基础上，提出情报学的情境观是指情报系统与用户交流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环境决定用户对情报系统的使用目的和行为[4]。

情境概念非常重要但研究起来难度很大。与众多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情景应对视角下的情报资源动态响应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CTQ01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范炜（0000-0003-0402-0976），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E-mail：fanw@scu.edu.cn。
收稿日期：2019-09-02　修回日期：2019-12-11　本文起止页码：4-10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范炜. 情报学视角的情境概念及情境观认识[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2):4-10.

基础概念(如情报、信息等)一样,情境在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指向。本文从情报学视角,尝试展开情境概念研究的基本面,探索情境概念的内涵,提出一种情境观认识。

2 情境概念的相关释义

情境概念在中文和英文各自语境中都存在理解与使用上的模糊性与不一致性,相应的中英文对应研究也存在辨识难度。

在语言词汇差异基础上,不同学科领域又将情境的理解进一步分化。以下从词典、语言学及社会学的情境理解简要切入,引出情报学的情境概念相关研究,对已有的情境研究方面进行分层与归纳,梳理出一条相对可辨的情境认识路径。

2.1 词典与语言学的情境解释

在辞海中,情境解释为某个场合的具体情形与景象,指情况、境地。除了“情境”一词之外,情境概念还有许多相关的词汇表达,中文词汇如“情形、情况、情景、场景”等,英文词汇有“context、situation、scene、scenario”等。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中检索出4个英文词汇的中文解释,见表1。在这4个英文词汇中,词义越多,说明其内涵越丰富,在理解和使用时就需要限定化说明。scene 包含7个中文解释,是其中含义最丰富的,也相对比较具体。

表1 情境概念相关英文词汇的中文解释

英文词汇	中文解释
context	①事情发生的背景、环境、来龙去脉;②上下文、语境
situation	①情况、状况、形势、局面;②地理位置、环境特点;③职业、工作岗位
scene	①地点、现场;②事件、情景;③电影、戏剧等的场面、片段、镜头;④活动领域、界、圈子;⑤景象、景色、风光;⑥绘画、摄影;⑦争吵、吵闹
scenario	①设想、方案、预测;②电影或戏剧的剧情梗概

注:中文解释整理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局,2009

在语言学中 context 使用较多,中文对应的是“语境”,也常用作“上下文”。语境构建在语言学研究中非常重要。英国语言学家弗斯提出了内外结合的语境理论,让语言学研究从“内向”走向以人为本的内外结合[5]。上下文对理解词汇含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消除歧义、明确所指、理解含义等。

语言是交流的载体,将语言外的情境(文化、社会)与语言内(字里行间)上下文两者的打通,对当下理解情境概念有着直接指导作用。对语言外的情境进行外推,就顺理成章对接到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2.2 社会学的情境理论

社会学的情境概念是贯彻以人为中心的典型代表。西方社会学的情境英文对应 situation,与语言学的 context 有所区分。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强调社会情境对行为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情境定义”这一概念。在任何自决行为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的阶段,称之为情境定义[6]。人的行为受情境的影响,同时人的行为也会反作用情境,使情境发生改变,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主客观统一。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对情境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周围社会变化的加速,急骤地改变了渠道中情境的流通。情境还没有简洁的定义,情境本身有一定完整性。情境可以用物品、场合、人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等五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7]。社会学的情境观点对情报学探讨情境中的社会因素有着参考借鉴意义。

2.3 情报学的情境相关研究

情报学一直以来重视情境意识,但情境研究的层次、角度、表述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情报学广泛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得情境概念内涵的解读与使用存在差异,表述也较为混乱。

2.3.1 情境认识的宏观层次

信息环境是放大了的情境,是情境认识的宏观层次。信息环境的整体、要素与联系观点对研究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情境具有指导意义。信息环境及信息生态研究站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看待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岳剑波提出信息环境论的主要任务,探索信息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人类活动同信息环境的关系,提出信息环境的有效手段。信息环境系统由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政策等四个基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组成[8]。

2.3.2 情境认识的中观层次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应用领域属于中观层次。这也是情报学活跃性的主要体现。很多情报学应用研究仅是将情境作为研究背景、研究视角或研究限定的引出,存在大量冠以“…情景、背景、环境”,如“数字图书馆”“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突发事件”等,各有各的情境阐释,或大或小,或一笔带过。一般会在情报流程与情报工作的展开时对所处情境进行业务贴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情境本身并不容易说清楚,对于情境本身的整体性、一致性认识是相对缺失的。

2.3.3 情境认识的微观层次

微观层次的情境认识是情报学专业的具体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巩固与发扬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特长;另一方面是引入情境感知技术与方法应用的情报服务深化。以下从 4 点具体展开论述:

(1)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的情境认识。在欧美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界,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需求、信息搜寻、信息检索与利用等信息行为方面的情境研究相对活跃与专业化。此类研究需要将用户置于情境之中考虑,对情境概念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与比较。在信息搜寻行为研究中,英文 situation 与 context 都可用中文情境来指代。欧美学界对 situation 与 context 的区分也是一个难题,有时会互换使用。但是,从内涵上讲,两者之间还是有较为明确的区分。C. Cool 指出,context 是意义的框架[9]。当用户与信息资源进行交互,就在特定 context 中形成了一个交互的 situation。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context 是抽象的,situation 是具象的;context 包含 situation。C. Cool 和 A. Spink 对信息检索中的 context 进行了分层处理,基于已有研究对情境研究做了 4 层划分:信息环境层、信息搜寻层、信息检索交互层和查询提问层[10]。这四层之间不是严格区分的,有一定重合度。P. Ingwersen 是当代信息检索研究集大成者,他在情境中将信息检索的用户行为与技术系统两个维度研究进行集成,提出了 IS&R 集成框架,在情境中集成信息查寻与检索[11]。

国内学者引介和继承国外情报学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的情境认识基础上,尝试进行跨学科拓展。李月琳等在信息搜寻与搜索活动中将 context 视为环境,situation 视为情境,重点分析了工作任务是情境的重要因素[12]。这与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区分 context 与 situation 有直接的对应。史海燕等梳理了欧美学者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各种情境认识和已有的信息行为模型,将情境对应为 context,提出了情境在情报学研究中的重要性[13]。情境概念的中西对译与解读上还是存在差异。

(2)Web 信息架构的情境认识发展。在信息行为研究与信息组织结合的互联网实践拓展中,L. Rosenfeld 和 P. Morville 提出,信息架构设计关注的三个方面:用户、内容与情境,三者关系表示成三个圆圈交叉的文氏图[14]。他们强调信息架构设计必须与所在情境相吻合。此处的情境指任何数字产品和服务都存在于特定的商业或组织环境,每一个情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与现实具体场景相呼应,包括商业目标、技术、政治、文化等考虑因素。将技术主题归入情境,其背后的理由是,技术是带来新可能和限制性的手段,而非信息架构设计的本质方面。将情境与用户、内容并列在一起,可以理解为一种设计观点的强调。A. Hinton 在信息架构与交互设计实践中专门讨论了如何理解情境。他将情境解释为,行为者对所处环境各要素关系的理解[15]。更多地是认知与行为方面的情境阐释。

(3)信息检索技术中的情境认识。在信息检索与计算机技术应用中,上下文(context)表述使用较多。这方面研究以检索效率为目标,以语言学的上下文语境为依托,以文本为基础,探索词汇、结构与语义。在情报语言学中,具体体现为词汇控制、语义消歧、查询表达与重构等问题的解决手段。例如,夏海提出一种基于上下文比较的汉语科技文献自动标引方法[16]。黄水清设计了计算机辅助编制的汉语保留上下文索引系统[17]。郭少友提出一种基于上下文的 Web 即时信息检索方法,根据用户正在浏览的网页,从中选择一段文本作为检索条件,检索系统对上下文进行分词解析,继而提取检索词构造检索式进行检索[18]。雷声伟等根据文献引用的句段,通过显式与隐式上下文结合,采用文本分类和序列标注方法开展引文上下文自动识别实验[19]。

(4)情报研究与情报服务中的情境认识。在情报研究中,面向战略决策、经济调控、政策分析等复杂社会问题,情景分析法是对不可知未来进行推演与趋势预测的。情景分析法中的情景是对可能的未来及未来成为现实的路径的描述。此处的情景并非已存在的情况、形势,结合表 1 的词典解释,scenario 与 situation 的使用就有了一定的区分度。situation 侧重于现实状况,这一点与 scenario 的人为设计和虚拟化特征有所区分。情报学的竞争情报分支中对情景分析法进行了积极引入与应用。岳珍等将情景分析作为现代竞争情报学的一种重要方法[20],黄晓斌等探索了情景分析法应用于竞争情报研究的意义[21]。从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理解,情景分析可视为情报研究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在情报服务方面,为贴合用户需求、瞄准服务准心,将情报服务置于情境之中是嵌入式主动情报工作的积极思考。刘永等将情境(situational)分析方法用于情报服务[22],提出情境情报概念,可以理解为情报服务中要重视服务对象及其所在的情境认识。

在个性化服务方面,情境感知理念、技术与方法为研究与实践带来了新局面,情报学领域涌现了大量相关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涉及情境、情景、上下文三

种表述,都对应 context。例如,焦玉英等根据 Web 环境用户个性化需求特征,提出了基于情景模型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检索与推荐)开展[23]。纪珊珊等讨论了面向个性化、主动化信息服务的集成融汇(Mashup)服务的情境感知功能设计,重点讨论了情境本体构建、语义匹配与推理的实现[24]。李书宁针对信息服务过程中 4 类情景问题(资源过载、资源不足、软硬件及个性需求不适应、服务迷失和服务困境等),设计了用户情景敏感数字信息服务的概念模型[25]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情报学的情境认识与研究既有层次,又有丰富的多元内涵,贯穿了情报工作的业务流程。

3 互联网场景对情境研究的放大

信息技术革命推进信息社会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的行为活动,人及所处周围环境的快速变化也对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与新形势。随着传感器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在不断拓展,从最早的桌面计算环境,逐渐延伸到人所处环境的各个角落。信息技术应用影响人们在特定情境中的认知、交流与行为方式。信息与通讯技术强化了情境中的连接,将情境中人及其他要素之间的连接显式化、稳固化和多维化。

"互联网＋"思维下的万物互联时代已然到来。随着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普及,基于 GPS 定位服务、短距离与近距离通讯、SoLoMo 融合形态等为情境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丰富了情境的内涵。然而,移动互联网引爆的却是"场景"一词的流行。当前,场景一词受到新媒体研究者、网络营销、数字产品与服务设计人员的追捧。连接逻辑让场景一词深入人心。随着长尾效应的放大,网罗大众的流量批发,场景逐渐转向垂直领域和群体细分下的碎片化、个体化、社交化。线上与线下的闭环(O2O)、泛在智能终端与人的深度绑定,无处不在地触及和激发用户的所想、所需和所得。场景的塑造在发现需求、引导需求和制造需求。场景更加通用、宽泛,商业与技术在各种场景中不断创造着新的盈利增长点。

在此之前,场景一词主要还是用于电影和戏剧创作中,对应的英文是 scenario。一个场景一组镜头,其字面含义相对直白,比起情境易于理解。场景关乎故事与情节,以人的存在和活动为前提。场景具有较多的人为设计与约定和氛围的营造,既包括物理的场景,如实体书店、商场等;也有微信、APP 等人为创设的,反映现实需求的虚拟数字场景。如今,场景的物理与虚拟空间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未来场景的虚实结合化。技术与商业合力在打造场景,场景的成功塑造即商业模式的确立。

快速裂变的节奏,场景不断打碎再重组的往复成为常态。在传播学中,彭兰指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适配[26]。传播学研究者也在情境与场景概念的辨析上持有不同的观点[27]。从理论上追根溯源,还是会回到英文语境中 situation 与 context 之间的固有不一致问题。来自硅谷的两位新媒体记者 R. Scoble 和 S. Israel 的 *Age of Context* 一书(国内译为《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定义了场景的五大技术力量: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定位系统[28]。常被译为情境的 context 在这里却被阐释为场景。通过此特例可以看出,情境与场景的表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信息技术环境的发展与信息交流使用的需要而变化。

新媒体对场景的运用无疑是成功的,互联网＋思维下的场景革命放大了情境的研究格局与应用范围,对已有的情境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场景的使用较为宽泛,更像是一个伞状概念,无所不包。从情报学视角看,需要吸收新媒体的场景思维和具体应用场景的开发实践,但不能将场景与情境直接互换或不加区分的使用。紧抓用户、深耕场景,极致体验的设计与服务思维,为情报工作业务带了新情境、新需求与新服务的拓展新思路。借助场景一词的通俗易懂和广泛影响力,将场景与情境对接起来,将情境理论方法渗透和运用到各类新场景中,实现场景实践的情境理论提升。

4 一种情境观认识

从语词含义和多学科领域情境概念相关研究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情境概念的理解与使用呈现出多元化"乱象"。情境概念的中英文之间很难做到准确对位。因此,在中文语境下,从情报学视角出发,参考其他学科领域的情境阐释,构设出情境相关概念的组合谱系,分析情境要素及映射,提出情境分析维度,由此构成了一种情境观认识。

4.1 情境概念组合谱系

首先,将场景与情境两者映射为现实与本质的关系。场景靠近现实,情境靠近抽象。在场景中,从用户需求出发,定义问题域,继而,对场景各要素及其关系进行抽象化,得到的抽象化概念模型,即情境。情境是

对现实场景进行分析的产物，是对场景的理解、分析与建模，反映意义所在。情境是包含诸多要素的动态且变化的复杂时空综合体。对场景中的情境要素与关系进行理清，继而确立场景中的连接。将情境作为场景的概念模型进行强调的理由是，考虑对情报学及相关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推广与应用。情境建模也称为场景的情境化（Contextualize）。

其次，情景包含于场景及其映射的情境之中。从场景向情境映射过程中，主体的活动形成一幅幅画面，即情景，所谓的"处境生景"，即此种含义的通俗表达。这样的语言表达逻辑比较符合中文用法。简言之，情景是场景透过情境中介的具体存在情形。

基于以上认识，将没有争议的环境作为内涵最大的外围，提出"境景结合"的情境与情景的包含关系，如图 1 所示。环境最大，由信息、技术、人文与社会等构成的外部环境。场景存在于环境中，场景不止一个，场景之间存在切换和扩散等，因此场景用多个椭圆叠加表示。场景由一系列情景片段组成的，情景相当于一幕，情景之间也存在切换、扩散及融合等，因此，情景也用多个椭圆叠加表示。情境是对整个场景抽象化建模形成的概念模型，是场景本质的反映。一个场景映射出一个情境，即一个情境对应一个场景，所以只使用一个椭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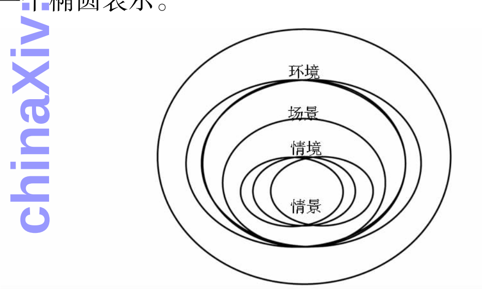


图 1 境景结合的情境概念组合谱系

在图 1 中，将情境定位于现实场景之下的聚焦与抽象，也是整个组合谱系的核心所在。这一观点下，情境被视为场景分析的研究手段。情境适合用于特定研究的专业表述，而场景和情景适合用于相对普适的表达与交流。

对情境概念的关系梳理上没有刻意受英文表达的约束，情境概念的包含逻辑也是在已有情境相关用法基础上的一种人为观点。对情境概念的内涵大小进行缩放，是为了理清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情报学领域对情境使用的明确化与一致化。在情报学中，情境概念相关词汇的一种中英对应建议为环境（Environment）、场景（Scenario）、情境（Context）与情景（Scene）。

4.2 情境要素及映射

从人的角度出发，对情境的要素进行考察，而非围绕技术展开，这是情报学视角看待情境的侧重所在。场景与情境之间是双向映射关系，现实的场景正向投影为抽象的情境，情境反向塑造并影响场景。

场景因人而存在，情境是以场景中的人为中心的立体化抽象，因此用户是情境的根本元素。用户在哪儿，情境即从那里生发。情境的要素及关系在映射中得以明确，如图 2 所示。围绕人来思考情境的要素，由于将情境定位于场景的抽象化，情境要素相应地具有一定归纳性。这里将情境要素划分为 3 类：基础要素、使能要素和时空要素。图示中用 U 表示用户/人，S 表示结构、L 表示语言、A 表示行动、I 表示信息/情报。为区分技术与时间的首字母，技术使用大写 T 表示，时间使用小写 t 表示。为体现同组要素表示的一致化，地点用小写 p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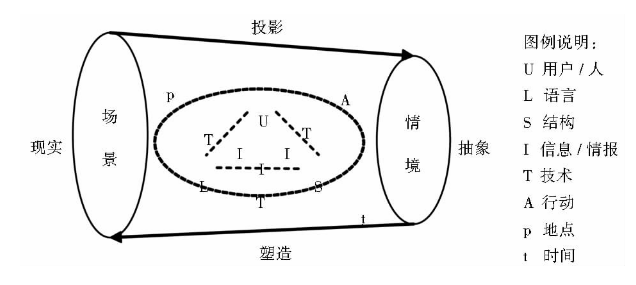


图 2 情境要素及映射图示

（1）情境基础要素：用户/人 U、语言 L、结构 S、行动 A；

（2）情境使能要素：信息/情报 I、技术 T、连接；

（3）情境时空要素：时间 t、地点 p。

在情境基础要素中，用户/人是情境第一要素，无用户无情境；语言是用户在情境中表达、交流与交互的载体，这里的包括文字、符号等，语言的使用产生内容。人的行为需要借助语言和符号来表达，以信息链为基础进行传递与转化的情报工作才能进一步处理，因此，语言是情报学中一个重要的情境要素。结构是特定组织、模式的抽象表达；行动是前三个基础要素相互作用下可解释的行为举动。人不可能是在真空中存在，用户的行动自然会受到各类组织结构、条件、约束的限制与影响。

在情境使能要素中，连接是首要的。连接没有字母代码，在图 2 具体表示为情境基础要素之间的线条。信息/情报与技术则分别置于连接三角形的线条上，技术位于连接三角形的外围，信息/情报位于连接三角形的内部。这样处理的用意在于：信息随着情境基础要素的连接建立而产生与流动，当与特定用户需求匹配

起来,就构成了情报价值。技术是连接的促成手段,所以将其置于连接三角形的线条外围。

在情境时空要素中,时间和地点是用户在所处情境的何时和何地刻画,情境随时间地点的变化也在动态变化中,是真实场景的时空映射。

情境要素及框架延续了情境作为信息行为参考框架的意义指向,对当前理解情境和运用情境理论解释现实场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4.3 情境分析维度

从场景到情境,即透过现实看本质的过程。情境可以在"1 域 +4 维"中进行分析。其中,1 域是指问题域,以问题为导向来思考情报工作的情境要素及其关系。4 个维度包括信息与通讯技术 ICT 维、社会时代维、学科专业维、行业领域维度。这 4 个维度涵盖了情报工作所需的场景分析与情境建模的主要方面,具体而言:信息与通讯技术 ICT 维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新兴技术发展;社会时代维包括意识形态、国家主张、群体认知与个体认同等方面的考虑;行业维则是情报工作参与的应用领域特性分析,例如,国家安全、消费、医疗、制造、科技等;学科专业维体现了情境分析的多学科参与融合,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工程学科的情境认识多样性,对情境分析提供多元理论与方法支撑。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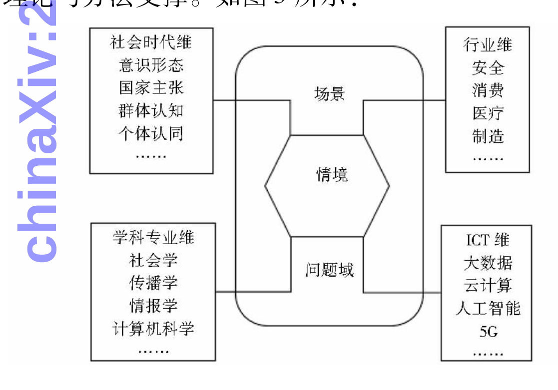


图 3 情境分析维度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些典型场景,如科技文献场景中的情报工作、数字图书馆场景中的智能化服务升级、万维网场景中的网站信息架构设计、社交网络场景中的舆情监控、突发事件场景中的应急情报支撑、医疗健康场景中的健康信息服务等。每一种场景背后都有特定的情境塑造与运转机制。这 4 个维度具有一定分析指向性,对整体认知情境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但应用实践层面仍需进一步深化与具象化。

当今情报学的领域参与归纳起来是情报工作的情境化适应。其中,稳定不变的是情报工作的看家本领(整序与分析),不断变化的是情报工作对各种新场景的情境化适应与拓展。在新时期需加强现实各类新场景的情报工作结合意识,对现实场景进行情境分析,提升情报工作的领域适应性和服务准向性。

基于以上分析,情境概念的组合谱系、情境要素及框架、情境分析维度三部分构成了一种情境观认识。情境观的提出有助于从整体上、以集成化视角认知情境。

5 结论

在连接人与情报的情报学中,情境概念与情境观的认识有助于在情境构筑的意义框架下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认识情境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情报工作中的"人、事、物"及其联系。情报工作在特定情境中建立连接、巩固连接、发散连接,形成连接的闭环,最终实现情报价值。

情境倾向于一个具有空间感的立体概念,不宜碎片化拆解,应从整体化、集成化进行认知。人、活动、技术等都是情境空间的要素,围绕人这一核心主题,情境各要素建立连接及相互作用。情报学角度的情境观更注重人的主体性,这与一些技术研究细分情境类型或将情境具象化为一个因素(变量)的观点有所不同。

情境概念研究具有挑战性。不同学科领域的情境概念阐释呈现多元化,即便同一学科领域内的情境认识也有不同观点。鉴于情报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理解情境,这也是情报学视角认识情境的独到之处。强化情报学的情境理论研究,需要积极吸收和引入跨学科专业的情境相关理论、方法与技术。情境概念的内涵可以做分层与关联性阐释,但不宜泛化。

情报学视角的情境观塑造有助于加强情报学知识板块(信息检索、情报服务、情报研究等)之间的整合,推进情报学内部研究之间的合作加强。

情报学若缺失情境观,会导致身处特定情境中的情报工作虚化与飘忽,在情报学理论上容易产生信息泛化与大数据侵略的表象焦虑,以及陷入情报与信息的无休止辨析。界定了情境,情报得以成立,自然也就与普适的信息易于区分。

最后,情境概念会随着时代、社会、文化、领域、用语等发生变化。对过去特定历史环境、研究条件下的情境研究应做到客观审读。在中文语境中,情境与情报一样,需要中国特色的本土化阐释,不能直接套用西方表述或"僵硬地"借用其他领域的表述,需要对情境进行本土化、适时化与专业化阐释。与此同时,应不断加强新时期的情报元素,以期开创具有情报特色的情

境理论与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 BATESON G. The pattern which connects[J]. CoEvolution Quarterly,1978(Summer):5-15.
[2] DERVIN B. Given a context by any other name: methodological tools for taming the unruly beast[EB/OL].[2019-08-31]. http://tefkos.comminfo.rutgers.edu/Courses/612/Articles/dervin97context.pdf.
[3] BELKIN N. Ineffable concepts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M]. Information retrieval experiment. London:Butterworth,1981:44-58.
[4] 王知津,周鹏,韩正彪.情报学反馈理论及模型:认知观和情境观视角[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10):5-9.
[5] 许力生.语言学研究的语境理论构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4):158-165.
[6] 托马斯.不适应的少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37.
[7] 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30.
[8] 岳剑波.信息环境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22
[9] COOL C. The concept of situati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J].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1,35:5-42.
[10] COOL C, SPINK A. Issues of contex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IR):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2002,38(5):605-611.
[11] INGWERSEN P, JARVELIN K. The turn: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retrieval in context[M]. New York: Springer,2005:274.
[12] 李月琳,胡玲玲.基于环境与情境的信息搜寻与搜索[J].情报科学,2012,30(1):112-116.
[13] 史海燕,陈华,杨秀丹.情报学研究中的情境:概念及模型[J].情报科学,2016,34(9):13-17.
[14] ROSENFELD L,MORVILLE P.信息架构:超越 Web 设计[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28.
[15] HINTON A. Understanding context[M]. NewYork: O'Reilly,2014:25.
[16] 夏海.汉语科技文献上下文比较自动标引试验[J].情报学报,1990,9(2):81-88.
[17] 黄水清.汉语 PRECIS 的理论与实践[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57.
[18] 郭少友.基于上下文的 Web 即时信息检索[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32(6):122-125.
[19] 雷声伟,陈海华,黄永,等.学术文献引文上下文自动识别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6,60(17):78-87.
[20] 岳珍,赖茂生.国外"情景分析"方法的进展[J].情报杂志,2006,25(7):61-62,66.
[21] 黄晓斌,马芳.情景分析法在竞争情报研究中的应用[J].情报资料工作,2009,30(6):22-26.
[22] 刘永,许烨婧.面向情境的情报服务理论问题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11):1-4,19.
[23] 焦玉英,袁静.基于情景模型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4(6):60-65.
[24] 纪姗姗,李春旺.情境感知的集成融汇服务方法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2(12):21-26.
[25] 李书宁.用户情景敏感数字信息服务的概念模型[J].图书情报工作,2011,55(7):45-49.
[26] 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3):20-27.
[27] 梁旭艳.场景:一个传播学概念的界定——兼论与情境的比较[J].新闻界,2018(9):57-64.
[28] 斯考伯,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11.

The Concept and View of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Fan We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 work practices cannot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context. Context is the basic concep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concept of context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background, environment or limitati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 It requires special systematic research. [Method/process] Discriminated the related expressions of the concept of the context,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context-related research, straightened out the related expressions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context, and proposed a genealogy of the concept of the context. Taking the context as the abstraction of the actual scenario, through the mapping of the scene to the context, identifying the elements of the context, and proposing 4 dimensions of problem-oriented context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Contex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native discourse.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context presents diversity, and it should be given an integrated view. In the era of the new scenario where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scenarios amplify the research pattern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contexts. Strengthening the human-centered context theory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cience, shaping the context view help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lligence work, and guide intelligence work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new scenarios.

Keywords: context intelligence scenario connection